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一月甲子

時各衙門奏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列尚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溷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豈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率于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況近日楊璉既曾親捧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並指縣門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顯爲楊璉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臣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既與書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璉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璉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堂上尚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巳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敦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為褊迫搏（一、詐、刺、盜、）
擊之事。
皇上薄示懲譴因而銓憲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穆然深

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

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難窺度人心妄揣不無訛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者職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沴戾都容行雲流水

底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飭千古急取崇官

無誤　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願

皇上防其漸耳職愚無識竊觀古今事惟典章可限人而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踰日者臺臣潘士良會推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評可論否存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于一脈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譴怒與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斡旋渙滑

堂陛，薦起太平，倚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入，
降三級，調外任。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
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
遂入舟師應三岔河二家滸，以都司楊朝文探蓋州，其鎮
道沮高坡，水漲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
去，是役也，紓我興志，遂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
陸險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時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
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

州松山以逃西虜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慨發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滅此朝食盡以爲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爲備蓋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一事爲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

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俱苦糧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顧益喜潘石古北東營爲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且近議薊門有常加之餉衆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斷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渼詳計可否共不可宜之筆札者畧可商榷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可移如持鉢貧兒遂得緣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永年仍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回山海內念來進天顏三年今去　京僚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月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
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而聽諸臣教言遂可
以稍解羣疑仰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爲
大計而論所來儀其粮餉最爲緊要容臣
面奏措辦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冒入但邊備尚有
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眞切誠恐 准臣暫入班行董差官賫捧具
題以聞
兵部接出

聖諭遠土論云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賊朕廟堂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薊州登桅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夾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臆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況三朝佐理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

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遝山海候犁延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勲著亮度河之偉績就或真有容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參將陳繼盛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毛文承祿程尤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

鎮張舉各准實授叅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俘官周世登蘊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䘏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遼爲重毛文龍遣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各文移龍求和又授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賊求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遼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械封護送進呈咸發齊陰叅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

時有嚴旨詰責遂乞歸

賜馳驛去、

戶科陶崇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報稱其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爲令東魯正値奇災性命僅存筋骨俱竭特薦蒙

皇祖拔置言官令過

聖恩後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邇朝者十餘日孤踪自値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敢踰于正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値

皇上厲精之始涓埃不足報高厚職所素知緘默何以挽

曠瘵深用自愧故因稱慶之後畧進芻蕘之例謹條四事
仰贊
聖明狂瞽愚蒙冒觸忌諱職誠不敢復坐矜吝一日愼起
居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誰不仰藉誠禔今月之衣冠
萬
國拜舞千行望佩
袞而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無非為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葢心如此
睿慮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復、則
皇上調攝之功、鬼神呵護之力、咸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聽、而覷覶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舒、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簡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摧精損
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溢怒之頻生、亦犯養心養體
之良法、所當慎息以葆元和、葢在身之血氣同于在官之
貨財、撙節于豐盈之日、嘗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

去疑奏

不足。況今當長日微陽始萌、王者承天尤宜靜謐。故職所以爲芹曝之初獻也。二曰去疑。衆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百人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阻。責其取效。曷克有濟。自可心貫譽旂。商語許功。原未必盡乎于衆志。兼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撫于

聖心。遂令

陛下若似乎有致疑于羣臣者矣。

主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衆

朝必行其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

誠理本顯而必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爽猶于兩可之間似卸似肩取具于形似之内則尚能為

皇上進一人劾一胥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有魑魅魍魎之徒且抒青拖紫之人何敢造犯法于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抒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蓋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信口倘倚鼎而不敢烹迎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耶此所以為

諸臣請也一曰慎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以憂時之遠識剖若口之危言

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有所指而擬之以為端則傍有所視而竊之以為號夫天下無疾而可使之必呻無徵而可使之必蹈無影響而可使之必不能不辨無則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命名之一字當嚴也日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囂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猶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彼此之句而一關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若異日之隱禍况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封界擾名機關反覆夫虞廷

病忘在此　鑒下情　情悰達悉　半心之論

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
以職業爲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蹊作徑則人才攸賴
國是亦攸賴矣一曰鑒下情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赫赫
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遐對皆求官名及至登　朝千百
一二即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兢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偶殊
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累
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
專擅即或陪推衆
點正是
聖度公虛既入啓事之中豈曰封内降止在兩人之内

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黷

宸聽遂傳

九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期順親羣工務在獲上乞于形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實然勿以一人之虛張遂曰其徒實足當夫致人之躑躅志在求前啞夫之呼鳴不過欲語自今已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審其無他盡從獨宥若果豺狼其人臣輩自行鳥雀之逐自前森嚴誰敢恕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

已上數款畢畢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管見忘其淺陋之私衷倘蒙

中心潔者其所立。

皇上鑒職言之雖鄙察職心之無他。留神採納。見之施行。微臣卒甚天下卒甚疏入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任

自陳陶兩諫臣降而正言之氣亦稍折矣

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

特勅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

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民生困極矣苟吏治無振刷之日則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

天人交困 奈何

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災流行實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污吏借征收以塡谿壑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也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
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亟欲振刷者亦在重雲
疊霧中耳目之不靈其奈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少知儆惕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套
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科道條陳　勅下部院申飭知必大加懲創一洗
貪污之宇宙以甦久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

貪吏之所恃口者惟此二道一鏡照破醜

吏部院議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攜金而入長安者必不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臣以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贓鍰之利或通苞苴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令怒其怨咨莫此爲甚今令無征收二字填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誠可取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也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

何所適耶

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若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充軍例實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數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討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懇懃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旣密肝腸俱熱看員此有司之所以恣雕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

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坐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懲
貪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開報
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耳亦復曲狥情面此非
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若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卽無各具之獨見當有衆
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而入通
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若乎他如
抑奔兢禁餽遺尤為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
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勑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至于計期相去僅四
十日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遥何日戒途何月到任
卽竭蹶兼程恐事時迫怵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勑急催毋得側辭并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廢幾
計典不悞而貪吏不敢溺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
班時科道員缺既盈尚有需次者及續選者四五十人今
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日下諸臣鱗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清華之選者正不乏
人懇乞

皇上

敕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仰與考選廣

幾言路充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贓者有華

選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清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

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十二月

復逮汪文言

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言謂

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爲文言輩導讒惑聽以致貞邪混淆卿廷枝葉盡其羣選若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是役也爲一時羅織之張本諸紳殺身之禍始文言人品心術原不足比數特以小勤尚譚奔走公卿間與諸公絕不假借而文言不免外示勢倚小人情狀千古一轍乃竟爲紛紛尸實者深射之的是以君子貴謹於所忽也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嘗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例則挺擊一案自宜從

神廟處法而進華移宮業經會奏屢奉

明旨總之

先朝爲用藥之人所惧并求長生嘗金石以致病者可

凡何必以不得並終爲諱貲忻歉惜眞不可解矣若夫官未移以前當慮其變既移以後宜安於常李經手者狥於情不無曲爲調停求心者蹤於法未免激於己其是以當人凡無君功之心而旁觀反多推戴之論遂致衆議紛更屢翻成案亦世道之一大否象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原任淮安司理朱鼎臣李

常州董繼昌曰朱司理公諱鼎臣字公鼐號調槐一號憬蓀爲鍾陵望族太參鈞坡公其祖也公自幼英明瑰偉不羣坡公器焉長游廣府庠推擢彬與其呈中兩漢禹公雲鸛到公後先用題顧才志樸薦不可一世塼遊經衙自家子史及陰陽律曆諸書無不貫覽下筆片封教于言吉就不錚錚倚摩子一時英俊爭領車之屬方懴第以得奉公聆囑爲榮崇諸生二十餘載再明端协都果薦膺之癸卯秋明經廕膺滿紛家孝廉上春官門失不第因就信之玉山諭任不法處掖讖生出學宮之弊理飭黌序之頹創立守王社日勤訴生竹谿習弱其高下尤獎掖後進王士殷殷殷拔提公氣節人也薦十員大吏率慕其視公因貲宿言志學不覲豐流

天罡爲民
害自久

流移士若
爲所受公
建陝德大
決

拚厲廉隅以道德自專絕不干預公事當路者高公節
秋未滿擢淮陰司理時甚丙辰公東府中聞報快然以
不獲與試事爲歉因已泊儀揚界遂單車之任易除左
右獨肅手裁性素嫉邪兼職挾風霜公曰是可行吾志
也決斷一以明允歷蒞爲先豪屬憚之久持政下以私
淮故豐沛遺風背公死黨水鄉藪澤逋爲囘穴舟車之
所輻輳民雜言哤游手者輒萃而成羣持挺秋殺官吏
掾急勁衡𠰏挺刃相抗而一二巨猾豪雄窟穴其間戲
公法而走匿且尺符所捕掾胥還相與左右市姦得贄
恣如故故時有天罡之號公廉得其狀符渠魁三四以
聞爾奈大加獎且爲後舉尚以有獄川虎權多中制未
盡成擒然士民已額手相慶而姦黨不無側目云時齊
吳赤地千里流民竄淮者川無慮億萬計郡守以梓里
故責居民存養戶額其數期以秋望生還否則律坐淮
郡騷然思亂者十室而九公亟條陳設廠賑粥以官董
其事仍檄各縣屬分任遍給所活流移甚衆淮郡以安
已而蝗起飛墜蔽天郡守下令捕蝗委公總其務公誠
心襄理禱籲懇至蝗亦死徙捐半蝗不爲災時賈人有
貲流民子女爲利者郡守禁特嚴犯輒僇梓株及疑似
適有爲按君所駁四下淮理公訊其無辜竟直之郡守

其孫健紹
肖之

恚焉公弗之省頗然微郤矣舊例府屬每逐次掣儲鹽
価盡使者肆屬公公素廉未嘗專且遠洗利藪竟賓之
高閣或有爲公慮者曰術天罪鋤梟也迹於任怨施官
潤使民也嫌於居功反宗積似訐已之明難乎其爲上
謝鹽務兹綦巳之清難乎其爲前公曰率吾素盡職耳
他進遍焉無何竒公者果嫉姦徒影排公行思所以陰
扒之而蝕蛀之鑽隱隱騰矣公閑飄飄然解組即日就
道幸不更理其訐門者年望懸車徵此舉固厭乞骸骨
縱囬閩也為知排我者不爲福我耶既歸里中清約不
守案素絕不一及生業所餘俸稟盡出以供祠塋又合
族益興之費鑿之外宅無長物益公皆學潛修居恒
諸理家務悉出其孺人范氏手周歲自除夕元旦一二
日外無潮不恭疾爲事大父所貽諸生時紬矣通籍自
貴丈無各年同冷曹也兼六閱月而罷既後積遺緣林
之第宅皆災公幾不身免間之後亦不免於莫大都
矣生平孰斷不設城府操行標孰大體不行所能尺間
答其天性然也莊重簡默對客于無神危坐於然諾愿
氣誼敢任大事里族倚以爲重然少茂合不習世周旋
悲所至多落落難合久或人能諒之不則亦往往增詬
厲以故仕不循於官途而志終挫不大展者公之所饑

須平居垂訓及子孫大之紙叢人寧有哉也

亦公之所失也。公有子二人，長太尚，次二南。太尚邑庠

庠有子健，啟倫健徽，辛酉同領鄉薦。二南邑庠，早喪，有

子仮，頤年蒼謝，絕世務，日課諸孫，手不釋卷，至貧猶

以夙抱未攄，屬子孫以先業繼志，無一語及家事云。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皇帝勑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遼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悉朕已勑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爲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衂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勑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即與備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

議諡之文此爲絕快

喻中外所請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答忠勤爾其宜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彼奴兼與有年兵權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兇逆用佐天誅朕不愛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禮科劉懋慎舉

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頃辦事本科接禮部議諡書冊開列有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久事湮者無近不搜無遠不羅益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

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憂甚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崇有功也諡名

崇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攫取身後之崇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于謚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汚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慎第所議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人也近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比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卽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年之外勢焰到此休歇公論到此昭彰某應謚某不應謚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真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既已澗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廷

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
所據以用其諮訪況
諡典五年一議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在諮訪中乎
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許乎若曰
故老相傳尚有可採事臣 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各爲
其鄉人請討其各子孫各爲其祖父陳乞或公揭或單揭
不啻數百紙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據墓表爲實証夫
墓表子孫私揭祖父之言僞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
言無一真雖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冒忠臣義士之行
如以私表當實錄則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諡矣被不肖

商搉世法

以華袞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
大典羞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為自二十年以後曾經
謚議兩番者苟非凜凜大節昭昭史冊足信今傳後一槩
除名勿濫訪遺寧重于毋輕俾寧人有遺于謚毋謚可議
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者
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德以蓋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
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囑為有力轉行國度彼有力者願
念查失托名先達亦每每曲徇情面為營求況以有力之
人自為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羣力權在可以奪衆議
則廣布揭帖濫騰騷辭何所不至其為

立意甚公但恐人不能耐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雖在應議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另議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却小嫌以淸

大典豈徒爲

朝廷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面皮情多公論易淆典禮攸關參酌宜慎臣不識忌諱謹術職掌冒昧上言伏

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剖門戶疏凡十上懇以東林得淮撫則賠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泰

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爲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段然皆在論列

二月

吏部抄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衊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諸臣奸、招權納賄、王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願指占風、附會於外、朕思遠疆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兇人之是悅、壞作人祖宗之至意、奸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故論

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選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叅政賈克忠眞定知府馮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頌爾選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眞憲時

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舉四川等省直左布政等官閔夢德等二十四員奉

聖旨這所舉卓異官員著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面加獎賞爾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見在的還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合計見在應

朝卓異官談自省等八員并前計推舉未經宴賞見在應

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眞憲時二員共十員請

欽定日期照天啓
三年儀注行禮
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美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翀姜曰廣許宗禮羅尚忠白儲炤等充房考官
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
巡按陝西蔣允儀蔽陳籌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撫賞宜議一恤核墩夜
延鎮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沖而保寧常樂又止一牆之隔沙與牆齊至設法掃除隨掃隨壅虜馬一躍即入矣能無虎堂之慮乎軍丁設有額數查萬曆十九年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三萬二

千一百三十二匹上次閱視太昌元年十二月終止有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馬騾二萬六千九百十三匹至二次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欲復十九年之額則添一萬又需一萬之餉近部議有增餉之編又有裁餉之議此時增固不可減亦不得籌邊者將何策馬訴傭就兒在之軍馬酌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援遼調去未補見在止五百五十九名比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爲之復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隻視上次閱視馬騾五百四十匹隻又減一百六十餘匹矣此可不急爲之補乎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寥落之軍馬將何以展其生平即旦附近城有營戍兵可到恐旁賊不時竊發疾雷能掩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樂居鎮之東其中浮沙猶之保寧也且遼化之援甚于保寧軍丁止三百七十五名除長夫守戍外不盈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尚不足迎送之用脫有旁變何以應之保寧固營而添參將此地獨可不爲未然之防耶保寧常樂鎮之左右手也欲照保寧例添一路將勢必不能不行之法則論鎮設軍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五百七十三匹似可駐札此地以一千軍丁撥常樂令常樂堡三百七十五名兵

足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并馬五百七十三匹合營樂
原有一百二十九匹額共七百餘匹尚餘原募軍丁二
百五十四名補綴保寧共計九百一十三名數六百名
減營伍矣其未充保寧二百五十三名今根查自今年
月日住支可爲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寧
獲全營之慶常樂得有兵之勢誠救急之善也
新例大將易地而官並欲舉副參游盡易之何也蓋從
因家於斯凡登壇之選皆借人之力拾級而升而取償
于古役剝軍則本地營大便切指其家之老幼并其親
戚僕隸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營作與夫親戚之
營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所親今賞弗勸有罪則
中其所恍全罰勿懲賞惟弗勸其隱且日其偏聽甚而
疾覩之何辜鉅之罷爲父兄子弟何隱罔之周于閭里
鄉黨乎則
新例之易地而官也其意而土人又視此官爲世職凡
外來者不曾錄丁囑托一有不遂便厲恐護且偷鎮向
有參兼地土自本鎮人總戎將營厭日漸侵僭據爲己
業今所存已無幾矣無廉可養能禁大將軍之不復剝
軍乎而弗卜又復乘之勢不至外人裹足不來土人攘
臂而往不止而疆事其堪再壞乎是宜再申

諭有司

明禁以易地永著爲令而并清其養廉之占地照舊額
歸之于官庶總鎮一方者師中寧士旂有資也向副參
游者體亦漸崇所轄兵馬亦漸衆其占軍役軍也亦視
大將軍爲等殺而近日且欲以各堡官之賢否責之開
報是其賞罰之權亦重矣而可不與大將軍
一體易地以洗盤踞之奸蠹清畝之弊乎
給軍全恐足餉况延鎮黃沙四塞無地可耕本道折色
俱仰給于民運所運民之征解于州縣者最切最急時
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于花戶逋負或托言于加派不
堪或推諉于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搬那借用私充囊槖
迄至不可問况
功令嚴而官之途窮脫欲者且逆知出頭之無日益肆
誅求漫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尚冀潤之足哉則覓
功令而擇有司以撫剔度宜隨才而用資格斷不可循
者也故當遴授之時或調轉之地亦必爲此衝疲地另著
一分職界凡經察處及致職年衰者勿留此地則如叢
揚之
奏章保舉之次亦當念此若地方當一分照管才其者
勿拘常限至如綏川宜川等照舊遴行甲尤當別邊才
之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再調須如此則十年內轉爲充

足之
覺矣
照得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為先延綏　鄭雒穴兵馬甲
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逋欠
京運愆期倉庫蕩然幸就求索借得苟延歲月倘一旦
告變如東西故事瘦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之
若環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一
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于一
旦即積貯一著最為喫緊查貴有專項兵餉專聽正
項召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法合無于新庫
運撫賞銀兩暫借懸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各堡節
省賞銀并易買撫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收官
于就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
日糴買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見在有糧者
不必再附秋成買米入倉另厫積貯來春併騰出糶新
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簿于院道查盤以驗多少不許
注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利亦然許利又須計害恐召買
之人插和濕秕借口價值不等各要猜求足數不許作
弊虧落騷擾民間其中搬移傾倒未必無升合之折耗
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苦于虧折則可糴之

以法矣。豈收官，即令上會，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月。該道每查之，即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除木五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即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勵。一以為軍務之先謀，一以為救荒之預計，其于邊疆利賴良非淺也。

議馬匹

虜之利在馬，我兵之利亦在馬。虜之馬，甚多愛惜，即最常亦不輕騎，所以養馬力也。而我獨不然，不但不惜，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戍馬，自援遼征調以來，精銳軍馬，挑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又一時不能全補。按合鎮萬曆十九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額，馬騾則少八千七百有奇，積一匹則得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若盡數清補，一時難措，合無酌量于兵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萬兩，以為賞補缺額之用。查往時馬匹倒死，使[illegible]料草，一遇點驗，雇馬充數，其買馬呈驗，多求囑托，驗中未幾，輒報倒死。諸如此類，弊以救衆，合先行令該道嚴行查核，如死馬之[illegible]某日任[illegible][illegible]從實報官，積少成多，添補之買馬，及驗馬一乘至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計年遠近，勁量追賠，此亦救弊之急著也。若外有將官家丁，其人率多驍勇，非將官之手足乎？乃不肯武弁，平常有小馬

之說致令都為步兵皆擇撘馬登厲法程令宜以有馬老弱軍丁責令守城即以其馬兌給家丁照為兩便而小馬之弊不能盡除該道仍須每季一親查點印用印烙但有瘦損影占者軍丁綑打將官議處

議選將

選材藝得器使宜先凡各營路副參遊守中千哨把當因其職守以課其勞績故才守兼全謀勇俱備者上也或才遜于守而足以調度幹理勇勝于謀而足以致敵次錄或有諳天文六壬之謀或有精火器製造之巧皆有請或行伍直合營共舉若各官加意於平時軍馬不整剿魁未聞獨力于秋防邊陲宴然地方安堵者一年當議薦二年當議推三年當超擢被事以責其功固助以錄其用上激勸而下奮發選寧有遺矣

議獎賞

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內附中國者只在撫賞之善不善耳故賞有定數勿令濫也撫有定疏勿役斯也物有定式勿兵損也參照其撫賞每歲三萬八千有奇而段絹布疋皆在其中惟是買貨之官往往以貨物為奇貨以差遣為利藪借庫折之額火與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多折取以致夷賞不精虜有煩言或再再三爭拒不肯收領亦忿怒而去此欲虜傾心歡堅最能失也今無以後凡差委各官必選府佐

議墩夜

之賢者即一時或難其人亦必縣佐貳之賢者該道無徇舊托而輕委無纂節省之名而令委官藉為尅落之地買貨必如式而收其委官既省求情之費亦須先謝絕一切陋規分閥房家蠹數中則自身無累驗物論價又何患貨物之不精好耶承委官即以此為最殿如買貨價值相當絕無點染者即為廉察以酬其勞倘物惡價騰中有尅落者即拿問追贓究罪

軍中耳目盡在墩夜荒邊貧苦恤之不可不周核之不可不盡但各墩軍皆操守坐堡統之將領不得過而問焉或扣小數以充夔或假雜差以役使是墩軍皆操堡所使之軍也非老弱則貧放者然無人者有之間有一二人者有之此僅雖在操堡而墩軍亦不能無議有庸入避不與砲傳烽虜出方虛張聲勢以搪耳目者如崩延安入犯時烽火未傳至鎮而聲息已聞追者有速于傳火者乎每每遲之是皆因守墩原無人捧然之須乎足怪亂此時即繩之以法亦無及矣是有平日戒嚴各路將領與該道不時差人密查之備虛點役使點查不到并失傳炮火軍獲以法操堡即行究革失事者將領一體論罪既該之矣不如所以恤之尤恐軍有苦而難

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議恤，與不知同。査軍糧一石，又小粮三斗，所以優恤之意也。今因虜款，扣一斗以充撫賞之不足，是何異割肉醫瘡也。所在見告，皆謂為撫賞之人，而冀其遠窺近望之能得邪，則別項或可議，而此粮決不可扣。撫賞原自有撫賞之銀，何獨于苦軍而奪之食乎。如前規已定，或量發之沖，而酌為扣留，如太沖者盡還小糧，不沖者扣除亦不為過。墩下有荒地可耕者，量給牛種，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小糧盡扣。作牛種，豐歲即復併還官。如此，在戍軍無地可耕者，有粮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資而食，扣其有餘以補不足，護不趨宿飽以侍烽燧，哉卽謂恤之，卽所以使之可也。仍嚴行各營堡，將被虜殘毀墩台，及原無墩台望房者，査明修築，勒限全備，令墩軍有所棲止，可以長川哨望。又各挑修水窖一處，預為積水，以免墩軍取水被虜之患。此亦脩飭邊備之一端也。

華刑部侍郎王之宷職追奪　誥命

御史楊維垣劾之宷以張差一事，倖功顯肆誣

皇親貝

先帝不御無功并且有罪疏上遂有是

命

大理寺丞徐大化論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詔俟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

脩理弘政宣治二門

三月

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巳而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有差兵部奏

聞

自奴酋屬爾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蔽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萊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挺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收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樹栅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圖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巳經覆議允行閒戶部會議裁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挽濟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達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所分守百里碁布鼎足傳烽自以為可保無

廣以待三方輿師爲聲援耳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
奉撫鎮之命擅約遊擊朱國昌破土與功及二將至而
有功違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
擄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爲有功誘陷一至
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戮將血屠遼民之慘不忍見
聞曾有功猶匿四日坐視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爲救
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大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
情節有功之罪上通于
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
被擄必無生理死節之朱國昌候登撫查報從優議恤
逃難遼民流離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至于旅順口
直對登州不及千里爲我師來渡之門戶今金州城池
已爲奴蕩削平而孤懸旅順何所恃以自固應照前議
速爲開城南之一百三十里導引海水沙成
天險安插遼民漸圖恢復誠不容一日緩矣然挑濬必
用錢糧登撫原議取給于額餉之內無事他求以省縻
費近戶部以關門新增議裁登餉十萬兩遂將前工發
制近准登撫揭稱逐一清汰有六萬六千兩不能歸十
萬之數亦見裁減之難也夫惜六萬餘金之費而失一
百三十里之險所省者小所失者大權其輕重酌其利

害則登萊二十萬額餉似不宜以驟裁也夫計部苦于餉匱則省兵爲便臣部急于海防則留兵爲亟各爲

國家起見爲

封疆長慮耳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

請伏乞

皇上敕下臣部會同戶部將天啓五年登萊額餉二十萬仍照舊全給一年即將所留之銀爲旅順再整士卒修復城池及督率諸將領挑濬開城南海口且屯且耕保固藩籬振起兵威漸次而復金復海蓋以爲犁庭掃穴根本再乞

天語申飭一面鼓舞毛鎮益奮忠勞勿以小挫爲嫌一面責成登撫益殫壯猷勿以我餉爲猜則所以圖雪雖而成大功以紓

聖明之宵旰者端在此急着也除旅順將官另行查補外亟圖收拾之要務如斯統乞

聖明裁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先師

擒賊首安應龍

巡撫雲南閔洪學奏報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營長令補鮓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知縣封府庫而僭六佐又以本年十一月圖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而僭羅平之半者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
奏報中自臣等天啓三年四月務平師羅之兵覆其巢穴繫其妻女此酋遂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追捕深山箐箐莫可蹤跡故因安效良具文稱降姑責其獻補鮓獻應龍以誘之縻之如是者經年姑縛應龍以來雖事關三省犬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逆不以此論顧在滇言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設計李賢今年七月再獲張世臣所未得者惟鮓與龍耳茲復生致龍亦聊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矣除猓安効良切責其不并獻補鮓并飭道將令兵貴守御機處置外理合塘報

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三名吳孔嘉

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劾後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

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疏曰黔蜀用兵數年矣兵費多少金錢損傷多少人命兵連禍結迄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相左駕馭之失宜人心之不固法令之不行也去歲衰師之後上廑

聖慮特簡督臣委以事權假以便宜冀收廓清之效毋忘前轍之鑒也近報我師剿至織金節次斬首八千有奇可以稱大捷矣臣等方以克敵為喜復以輕敵為懼恐各將狃小勝而忘遠慮成敗未可必也業馳戒諭之檄務滿全勝之策忽于本月十二日准督臣蔡復一咨文內稱將領故違節制士兵首倡叛逃總理魯欽劉超黃越俱以敗績聞矣臣披讀未竟不覺撫膺長痛而嘆息曰非封疆之難進實人謀之不臧亦非首之謀我者

工，實我謀酋者拙也，究乎有限之兵餉，能堪幾番破耗未役之士氣，能堪幾番摧折，且逆酋侮嫚無等，若乘勝出兵，貴陽又若可虞，今之貴陽，其物力人心，又非昔日比矣，則來何以禦，禦何以固，督按二臣自有成算，臣部遙度臆揣，無及于濟，而千慮一得，可備黔事之採擇者敬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鼓士氣，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蓋有軍心齊一，視死如歸，故所向無前，非敵兵所能制，戰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東西用兵以來，奔潰成風，未交鋒而先逃者，累累于道，率由將領剝削日甚，不能得士卒之心，當事法令不嚴，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黔陽之勢危矣，逃潰豈可再見，而督臣叮嚀告戒，嚴行清革，俾士卒領一分，得一分之實惠，營伍養一人，得一人之歡心，平時常有投醪挾纊之恩，臨陣自有親上死長之義，又約束領兵官，齊心戮力，盡忠報

國，進前者有殊榮，退後者有顯戮，倡率而先逃者尤加倍罰之重典，如是而軍感恩不逃，將畏威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賊之不滅也，二曰定廟謨，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興至今，有省國之餉兵矣，旋有六廣之敗，有大方之挫矣，隨有重臣之失，有

織金之報矣，又有施兵之進，勝敗反覆，無一善盡者，皆始謀之不慎，而論事之輕率也。今逆酋罪惡滔天，不容以不討，再舉關係存亡，豈可以嘗試？合行督臣因時制變，細心參酌，其將謀勇可任前鋒，其將機變可防策應，其將堅貞可保輜重，其地沖要可以進取，其地山險可以埋伏，其地適中可以救援。毋不審彼己而輕于戰，毋不察情形而拘以守，毋以一勝而自驕，毋以屢敗而怯敵，必士有投石超距之勇，而後使之戰，我有萬全必勝之策，而後與之戰，敵無一長可恃之際，而後與之戰，如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一戰成功，永無後患，斯之爲善謀，斯之爲善戰。不然，寧堅壁自守，以待時，無輕挑浪戰以貽悲，蹙桑榆之功可收，而底定之效亦終有日矣。

一曰明協援。夫列國爭衡，尚有急鄰之援，一統全盛，豈無濟溺之心？四省協勦，業奉

明旨申飭者屢矣。督臣之疏曰，求蜀出兵滑水，而蜀不能應。求滇兵出德盛，而滇不能應。何恐于視隣國爲壑而置

君命于罔聞也？向聞兩省以缺餉爲辭，今餉臣已解楚餉十萬餘，蜀並留協滇黔餉三萬九千餘矣，分其餉而不與以兵，殊不可曉。今烏蒙、芒部與安效良、奢崇明爲

安酋所餌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獨以孤軍撐持于
危鄰中賊合而我分賊衆而我寡不爲土司所嫐笑乎
再請
明旨嚴敕蜀滇所省速發援兵與會合師期各分信地
或擣其穴或扼其背或擊其脇分道并進使賊首尾不
能救應斯爲萬全之策黔督奉
敕總督則滇蜀皆其所屬仝撫臣商榷行事將以下獨
不可檄行調遣乎若本省將領而不聽黔督調遣重則
軍法從事輕則參擊逮問皆督臣所得爲者自不以膈
省視蜀滇彼亦不致以鄰省視黔督也倘再樂之不應
以致悞事即兩省撫臣有不得辭其責者況于道將乎
在黔督之斷然必行也一曰別廝逆王者禦夷狄治以
不治以講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亦
順其性以羈縻之已耳有版章之議遂起狐兎之悲是
我驛糸土司以與安酋合分酋得籍衆土司以與我爲
雖兵尺相尋有繇然也臣前條議黔事內一欵云諸葛
之于孟獲也服之而已市未有盡其種類而兵連不已
者郎鄰縣其地留兵設狀終將貽目之患又復
號曰向用安民以制得夷者今可收諸司以制其安民
持一安邦彥以保安民之親族更收弃目把以堅安位

母弟廷玫嚮若安民悔終負固便當裂其土以封助順之土司而我無受焉臣部覆議如此盈詠見土司如班莽貴之倫未過賦涉源河如土等寨所自敵崇紹儀里覬而衰之聲岑之漢等並入援之勢泰良王楊脅背之功泰明屛抗殺身之節上司忠義僉有人奈何舍以夷治夷之術而他求撻伐哉今四十八枝未必誠心歸附于逆酋也特畏其虐焰不能以抗衡耳我勝則附我賊勝則附賊勢所必至之理爲今之計惟願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救此水火之民特

諭四省將吏宣布

朝廷德威逆酋如安邦彥奢崇明奢寅罪在必誅外其餘諸酋諸土司助叛之罪盡皆赦免能擒安奢二酋來獻者仍舍罪論功即以安酋之官爵土地畀之降司之助順亦照例封賞布告邊陲亦以不愛土地之心而恤其死傷戮力之苦安位而下予以立功自贖之義解彼合從黨之謀從征上官也我亟與褒嘉以鼓其忠義之氣散衆安氏以殲一安氏者斯正淮西泣治之日淄青倒戈之時也所謂立大信昭明威亦歸逆撫順斷乎其不可已也一曰嚴飭制昔穰苴斬夫期之莊賈孫子斬違令之美姬其法嚴其尊者不貴親不肯貸焉信賞

必嚴康充賊寇，自古用兵，欲去千疆，未有姑息而成大事者。前撫之共題也，諸將拌替不顧，竟從寬典，今日之逃潰，非前日之賞乎。督臣已據尚方之劍，何難逮之誅，今疏云賜劍以重事權，所自都指揮始，總付參尤取死罪情由賊罪殺賊等語，今斯言也，獨不聞軍前不用命者之斬之例乎。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諸葛亮斬違制之馬謖，亦何待于教也。違而死敵，人孰不懍惕，退而不死，人孰不規避，此東事以來逃將騎兵，接踵于道，而黠者效尤，亦數見矣。今之敗吏有大小，與者未見敵而先逃，託焚營而詐逃捕尸，遁兵蠱惑人心，此風不止，後將何極。尚不以求息為宗，督臣宜查審一二首倡者，得其實情，立斬以殉，使其進而效死，退敗必得生，退而求生，犯法必至死，人人畏法而不畏敵，有備而自無患，區區小醜，何難定哉。總兵失事，徑行解京請

旨。副將而下，皆得以

賜劍從事，戰在功令，斷在勿疑，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轉敗為勝，惟有此著為吃緊矣。一曰慎調募。夫善克敵者以將將練兵為標本，而兵隨將用，進退有紀律，方整齊

其志使不能不用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恐不用命又有威令以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將節制之兵始可以鞭撻四夷淨掃妖氛令黔師何如哉奏兵業已奔逃土兵又多頑冥如蠢矣不可謂已有從銳何聽越其然之謀妥以六七將合傳其一進又故各營而俱逃也傳聞施兵願與安酋通謀燒營為號何諸將不自歛戢亦燒營以應之各營散已大約必出滿募二省募必附近之有名籍者毋以慣逃之無抓充數調必上司之有忠義者毋開騙餉之黠猾應招集之情節有強兵調之當始為我用又為之厚其餉以飽其欲施之恩以作其氣有勇知方一可當百蠢茲逆酋終不出吾掌握中矣但罰貴陽斗米價值七錢轉運又艱難非多與領餉無以濟救急益食足兵強一戰可以求功雖少貴于一時實大省于後曰願司農多方奏處又早給發非臣部敢越俎而總議也夫勝負兵家之常勝不足喜當有戒心負不必憂當有奮心精神一奮計盡自局捲上重來何難遠到益逆賊當屢戰之後力亦疲矣諸土司經燒州之患心亦悰矣善用間諜以漁其窟廣行招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所不廢而今日之當講求也論令用之失弁賊之多業乃義之寡算論貴陽之時事當

可爲而貴于能爲臣不敢求之于遠惟就其切近可行者條議申飭語雖平平無奇而平定西南之道似不外是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兆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眾共之僉同初卜基于泰山再卜基于牛山山謂地脈非宜並謂輿情未協今躋谷荒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辨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其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舊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兩有奇

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蟄伏、尚稽篾勦、將懊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恥、匪須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問、使逆酋狼顧、不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

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厥勞于儕師帥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輔、賚捧詔諭冕服、册封李綜為朝鮮國王、道繇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紵

絲一百二十疋，井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籌勝算，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璉，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者，為立名職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為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倖，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于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請

敕下法司研鞫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瑞、黄龍光、顧大章

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

瑞、顧大章、奉

旨追贓。其餘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俱例籍撫按提問

追贓、具奏